



蓝角◎著

# 我的村庄

这些年，

故乡

的气息紧紧将我包裹，

我

已是

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 复旦大学出版社

蓝角◎著

# 我的村庄

这些年，  
故乡  
的气息紧紧将我包裹，  
我  
已是  
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村庄/蓝角著. —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5. 4  
(微阅读大系)  
ISBN 978-7-309-11252-8

I. 我… II. 蓝… III. 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29033 号

我的村庄

蓝角 著

责任编辑/李又顺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 200433

网址: 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 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 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 86-21-65109143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6.875 字数 114 千

201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 100

ISBN 978-7-309-11252-8/I · 889

定价: 32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乌江镇，地处皖苏两省交界处，隶属安徽省和县。

作为地名，乌江首见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。西晋至明朝，乌江共有一千零八十三年和县治历史，南北朝时有一百二十年的郡治历史。明朝和民国时期，乌江因临近当时“国都”南京而受其辐射影响，市况繁荣，鼎盛一时。解放后，乌江建制历经区公所、人民公社、乡之变，1984年正式设镇。全镇面积四十七平方公里，辖十个行政村，一百一十一个自然村，五千余户，近两万人口。

刘山村，系乌江镇一自然庄。全庄数十户人家，一百余人中，刘姓占多。当地人，也称此地为刘山头。

## 目录

### 风土

- 英雄地 / 3  
贴江而居 / 8  
山经 / 13  
文脉考 / 18  
远处的集市 / 22  
村里的庐剧 / 26  
浮在水上的童年 / 30  
风过经年 / 34  
高山上的稻田 / 38  
鸟事 / 42  
鱼虾记 / 46  
村之魂 / 50  
雨凶猛 / 54  
光阴里的老房子 / 58

## 脸谱

- 旧时的乡长 / 65  
地主婆 / 70  
户口 / 74  
光棍的是非 / 78  
春兰和秋生 / 84  
老歪子 / 89  
孩子王 / 93  
村口的爷爷 / 97  
黑垂柳 / 104  
聋子四老 / 109  
伤美人 / 113  
老工人 / 117  
七斤 / 121  
剃头匠的绝活 / 125  
二狗的家事 / 130

## 表情

- 疯狂年代 / 137  
小豆子过年 / 142  
亲事 / 147

- 动静 / 152  
少小离家 / 156  
味道 / 160  
村里来了大学生 / 165  
四月 / 169  
苏大妈回村 / 173  
赶花的人 / 177  
多少读书事 / 181  
尘土之死 / 186  
地震来了 / 190  
小黑 / 194  
异乡人 / 198  
爱与恩慈 / 202

## 后记

- 乡愁万古长 / 209

## 风土

英雄地

贴江而居

山经

文脉考

远处的集市

村里的庐剧

浮在水上的童年

风过经年

高山上的稻田

鸟事

鱼虾记

村之魂

雨凶猛

光阴里的老房子





## 英雄地

一直到八九岁，我才知道自己出生的地方，与某个英雄有关。

这人，叫项羽。史书记载，项公剑眉铜胆，身越八尺。作为一身血气的草莽彪汉，他曾晃动过风云变幻的秦末历史。

他，就住在村东边的“霸王祠”里。

祠东临近长江，西边是我的出生地凤凰山。项英雄无颜过江东的地方，离我的村庄仅一步之遥。凤凰山一带，居住的多是刘姓人家。楚汉之争中的项羽，最后落难到刘家的地盘，也不知是命中注定，还是历史让人惊讶的巧合。

也许，历史就是这么写成的。多少不经意的惊鸿一瞥，往往筑造一段刻骨铭心、跨越古今的血肉经典。

霸王祠是后来称呼的名字。从我记事时候起，当地人叫它“霸王庙”或者“庙”。原先的霸王祠萧瑟清冷，数间老屋子，三二黑乌鸦。人民公社觉得这一大片空屋闲了可惜，就将其改作农业中学。父亲当时尚年轻，又是有点文化且办事牢靠

的人，公社便指派他担任这所学校的副校长。那时的学校，教书育人并不重要，关键是能把乡野田头的娃娃们拢到一块，学点知识当然求之不得，学不成能耐也无所谓。在饥荒的年头，村民们眼里盯着的是地里的谷穗和油菜的长势，至于调皮捣蛋、无事生非的孩子，能像模像样背个书包上课，算是老天开眼了。

我还未到读书的年龄。父亲守校——一个人住在破败衰落霸王祠的享殿里，经年失修的庙宇一到夜晚便阴气沉沉，加上山顶上四处生风，野草杂树在暗夜里冷不丁发出瘆人的声响。父亲即便有天大的胆，晚上仍不能睡得踏实，犹豫再三后，便让人小鬼大的我过去陪他。

其实，我并不知道童年寄居的古殿，就是一代英豪的灵祠。在一个孩子的世界里，宏伟大殿与乡下屋子相比，又有多少相异之处呢！无非是屋顶高些，场子大些，看起来威严些罢了。何况，文化革命的风声已无孔不入，庙里与“封资修”扯不清瓜葛的东西，总叫人担惊受怕、不知所措。在红色口号的空隙中，冷静克制的父亲，开始热衷于研究霸王祠的历史。在摸清这座山上所有与庙宇相关的物件之后，他一个人偷偷琢磨起一首首历代名人为它写下的诗词篇章。当庙里只剩下我俩的时候，他会若有所思地谈起与这座古祠相关的久远年代的事，甚至详尽描述曾极为恢宏的九十九间半的厅殿厢室以及

盛极一时的地方祭祀，但我总是心不在焉。在我的世界里，松木掩映的鸟巢、野生的酸甜枣树和迎风摇曳的无名花草，更能让一颗幼小敏感的心，体察到比一座古庙宇带来的更多喜悦。

文革仍在继续。登峰造极的时候，红卫兵开始闯进殿里。凡是霸王祠里的文物一律片甲不留，全部砸烂烧毁。原有的陈设，若干年代保留下来的诸多古迹，在疯狂得忘乎所以的中学生手下，瞬间溃不成军。几头端坐大门口威风凛凛的石狮子，也在一夜之间，被推进庙前台阶下波涛翻滚的驻马河。

噩梦，终结于十年内乱偃旗息鼓的 1976 年。

一切，又开始从头再来。在复修名胜古迹的热潮中，县政府拨款近二百万元，两次对霸王祠进行重新翻建。特别是 1992 年的扩建，霸王祠的占地面积达到空前的 107 亩。后来听说政府加大引进资金的力度，更有外省的资金注入到与它关联的旅游项目中。一座古建筑，终于在历尽沧桑之后，真正开始了自己自由的呼吸。扩建后的灵祠除恢复了正殿、东西侧殿，还增建了“衣冠冢”，新设抛首石、钟亭、霸王鼎、旗杆台、乌江亭等十几个祠外景点。我和父亲曾居住过的享殿，早已面目全非，朱楹白壁，飞檐翘角，往日萧条肃杀的景象已全无踪迹。

每年春节回家，我总在黄昏时分前去探访已辟为风景名胜的霸王祠。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看着夕光里这座渐渐变

得陌生的古建筑。晚霞绚烂，涂在素净安详的白墙上，有种说不出的彻骨之寒。场景的气派，以及白日里的喧闹，让一个对这座灵祠烂熟于心的人来说真是欲言又止，从心里升腾起的悲凉之气，会沿着思绪缓缓爬上眼前这个默默无语的山头。

我会想，历史，终归是需人涂抹的。霸王祠也不例外。

除了几座重立门口的大石狮，现在游人看到的一切，已是彻底改颜换面的霸王祠。只是不知这段经历的人，还会把它当作地方志上记载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威严之祠。我就不止一次在报刊上，读到文人墨客粉饰它的各种文字。而我，是从不敢轻易叫出它名字的。我熟悉的霸王祠，除了用自己的方式镌刻了一段历史，繁衍属于今天的新记忆之外，它，从它站立的那天起，也在不停抚摸、反思着自己锈迹斑斑的过去。如同这座祠旁边埋着的无数先人。他们本和所有无名庙宇一样平凡、普通，更不会因为一代霸王的到来而失去昨天，恰恰相反，正是他的印记，才让河流连绵，青山苍翠。

为了让楚霸王安享清静，县里后来要求把原来祠旁的坟场全部迁出。规划局请来古建、环境专家，对祠里祠外的整体格局进行了推敲论证。方圆十余里的坟场，也被种上不同品种的桃树。每到三月，桃花漫山遍野，竞相吐艳，只是不动声色的父亲从这里经过的时候，他眼中绽放的桃花不再全是桃花，有时，也像一滩滩血。

从地理位置上看，凤凰山的东为山，南北平畅。天气转暖的时候，细小的南风沿着江堤缓缓爬上岸来，钻进路边黑漆漆的烟火人家。

## 贴江而居

刘山，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。与它隔江相望的，是迷蒙一片的烟雨江南。

它是山的村，更是水的村。

庄子四周，没有一处真正闲下来的水。即便村口那处清水塘，也有自己不同寻常的传奇。听老人说，还在他们很小的时候，塘里曾有人在这里寻过短见。从那时起，村里再没人吃塘里的水，更不消说在此打鱼摸虾了。

七十年代的某年，乡下干旱，水塘很快底朝天。靠近最深处稻场大小的那块地方，浮起的全是半斤八两的大鲫鱼。谁也不愿意把这些活蹦乱跳的鱼拿回家，干部们一合计，连夜用手扶拖拉机把它们一个不剩拖到县城的菜市场，发了笔不大不小的财。

靠村不远的大坝断口处，流淌着日夜陪伴小村的万里古长江。

每年春上，江水，会越来越绿。发黑的防护林，上一年秋

后枯去的荒草，以及扑面而来的漫野之麦，让每个从江边走过的人，一次次强烈感受到四季交替和生命轮回。春，是有力的，水边的村庄，也是有力的。

干净的江水，灌溉着村子旁十八沟的每一条河汊。水澄碧、洁净，无风的时候，站在田埂上朝下瞄，可以清楚地瞧见不远处水里成群结队游动的鱼。有时，阳光直直地射进水面，浮萍和水草弯曲的影子，重重地落到水底。小鱼也懒，时不时摆动几下身子，像还在打着昨天的瞌睡。遇到恰到好处的光线，一道白闪闪的鳞光会从水里反射出来，晃得你睁不开眼。

黑压压的蝌蚪，顺着水流的方向缓缓地在动。它们的妈妈真是了不起的英雄。那么小的身子，却能养育一大群古怪精灵的小宝贝。只可惜有的妈妈太过粗心大意，把宝宝生在快要干涸的小河沟里就不管不问了。太阳一出，剩余的水在积聚的热气中很快见了底，小蝌蚪们只得挺着肚皮顶着日头晒，不一会功夫就在烂泥地里一动不动。

河底的水草是家猪最好的饲料。每到水草长得最好的季节，父亲就带我去五里开外的驻马河。天刚蒙蒙亮，茂盛嫩绿的水草藏在静悄悄的水中，透过清冽的波纹，可以看到黑压压的一片。父亲吆喝着，把攀草用的钢筋扔到十米开外的河中心。我一刻不敢停顿，用极快速度把系着它的绳子往岸上死命地拖。不到一个小时，一堆青草便高高垒起在田埂上。往



回赶的时候，父亲要走得比来时快很多，他在估摸，家里的猪，一定饿急了。

种菱角的季节很快也到了。户户人家把新买来的菱角苗子，一捆捆堆放在柳树下的水岸边。这时候应该有男娃子大显身手。无需叮嘱，只等一声招呼，一丝不挂的男娃子在父母的注视下，争先恐后扎着猛子潜到水的下面，把一颗颗菱角根塞进稀烂的泥地里。天还大亮着，一口水塘的菱角苗已全部栽好。母亲心疼孩子，往爬上岸的男娃口中填上午饭时留下的几块锅巴后，才喜滋滋地往家赶。

靠近河汊水土丰沛的地方，成片长着在风里摇摆不定的梭子草。用它扎出来的粽子，有一股特别勾魂的清香。我是不愿和别人一起去拔梭子草的。邻桌女同学的家，正好就在十八沟水草长得最好的地方。我至今还清楚记得，我和小宝在女同学家门口遇见她时傻呵呵的情形：我俩一丝不挂，怀里各抱着一大捆湿漉漉的梭子草。那一年，我已步入学堂，开始懵懂知事了。

水的无所不在，也在时间的缓慢积淀里，铸造着刘山村的独特性格和气质。小村地处皖东，临江近河，在这水土多情、人丁兴旺之地，却令人费解地少见南方地域底蕴沉积的大小祠堂。按理，一个百年之乡，一定流传着自己约定俗成的风水经和厚重悠长的家族史，但据我考证，包括刘山村在内，此处